

员蒙明察而累蒙遭枉累
月匠炭库云里磨版外匠裁

韵的建排弄考精曹蒙黠杜颀明皆蒙
蕴朝兑果皂伏挂朝伏内越赫登蒙
酩圣亩物集当高章叶志微枫集蒙成
送蒙穿麦穿送穿名来曹穿穿送蒙月蒙穿忘蒙
阅挺昏再蒙别基昏再贵则
勾怎丰通晓能蒙
裁磨些番茂栗则猛森早宰藻引燥早

比利时文化与社会事务部法语共同体赞助

总摇序

摇摇在比利时目前所处的这块土地上 ,早在 员猿世纪就出现了文学的萌芽 ,但由于疆土的变更、归属的变化和文化的分离和融合 ,直到 员愿世纪 猿年代 ,比利时才真正拥有自己的文学。自浪漫主义起 ,比利时文学几乎经历了西方现当代的所有文艺思潮和流派 ,它与法国文学关系密切 ,但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诞生了许多大作家 ,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梅特林克、象征主义大师凡尔哈伦、著名侦探小说家西默农等 ,他们给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不少光彩。

亡

妻



总

序

一、浪漫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

摇摇员愿肆年 ,比利时摆脱荷兰的统治 ,获得了独立。为了得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承认 ,它除了大力发展经济 ,加强国防外 ,还致力于建立民族文学 ,要求广大作家以本国的社会、历史为题材 ,书写比利时 ,反映“比利时精神” 。然而 ,尽管作家们的创作热情很高 ,作品的数量也很多 ,但由于形式陈旧 ,手法保守 ,加上缺乏民族传统 ,当时的作品并无多大起色。许多作家

把目光转向了法国,试图从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汲取营养,以道德小说来代替历史故事,如保尔·雷德、卡洛琳娜·格拉维埃尔等。雷德的《瓦朗丹小姐》写一位资产阶级小姐不顾家庭的尊严和礼教,大胆地投入情人的怀抱,尽管爱情最后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格拉维埃尔的《咪拉嗦》则写一个穷女孩受人诱惑而失身,从此被众人所诽谤、抛弃,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出现了女权主义的呼声。19世纪70年代,现实主义逐渐影响比利时文坛,形成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存和交融的状况。奥克塔夫·比尔梅兹的《孤独的日子》模仿夏多布里昂的风格,以旅游日记的形式塑造了一个忧郁的主人公的形象,欧仁·凡·伯梅尔的《普拉西德》通过“维埃尔修道院最后一个僧侣的回忆”,真实地描写了僧侣普拉西德的人生历程,许多段落颇为动人,萨克斯维埃·德·卢的《一个地质学家的小说》以自传体的形式反映了一个科学家的爱情生活。在诗歌方面,当时较著名的诗人有安德烈·凡·阿塞尔特和夏尔·波特万,阿塞尔特著有《诗律研究》,在诗歌创作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可贵的尝试,但说教味浓,语言烦琐,不久就被读者淡忘。

这一时期,比利时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当推夏尔·德·科斯特的历史小说《乌仑斯比格》,这是比利时独立后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它和当时充斥文坛的浪漫主义因袭之作不同,表现出比利时民族意识的觉醒,充满热情和力量,堪称是一部史诗,作者以诗一般的语言赞美主人公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勇敢精神,十分动人。作品气势磅礴,语言优美诙谐,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满足了比利时人民当时对“国民精神”的渴望,成了比利时文学的开创性和奠基性作品。

二、自然主义文学和象征主义文学

摇摇世纪 苑年代末 愿年代初 ,比利时工业发展迅速 ,但社会矛盾也由此激化 ,农民流离失所 ,工人罢工不断 ,作家们开始关注社会斗争和无产者的处境 ,这时 ,左拉的小说在比利时格外受欢迎 ,自然主义创作方式也由此影响比利时文坛。愿愿年 ,卡米耶·勒莫尼埃的《偷猎者》在《欧罗巴》杂志连载 ,小说中有许多暴力场面和赤裸裸的自然主义描写 ,唤醒了读者麻木的神经 ,在比利时引起轰动 ,但正统派指责作者伤风败俗 ,把他告上了法庭。这时 ,都德在巴黎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都德对小说的肯定和热情赞扬影响了比利时舆论。在都德的鼓励下 ,勒莫尼埃后来写了大量的作品 ,成了比利时新文学的“ 排头兵 ” ,人们把他称作是“ 文学元帅 ”。

同样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还有爱弥尔·凡尔哈伦的诗集《弗朗德勒女人》,诗中的肉欲倾向和大胆语言也招致了大量的批评 ,但人们的思想毕竟逐渐开放了 ,尤其是当时的一些文学杂志 ,如《年轻的比利时》、《瓦隆》、《现代艺术》等 ,发起了大论争 ,动摇了旧观念 ,传播了新思想和新趣味。《年轻的比利时》聚集了一大批唯美主义作家和巴那斯诗人 ,主张为艺术而艺术 ;《瓦隆》则是象征派的阵地和论坛 ,不但吸引了比利时作家 ,还引起了纪德、马拉美等法国大作家和大诗人的关注。《瓦隆》宣传象征主义理论 ,发表了不少象征主义诗歌 ,使“ 象征 ”这个概念在比利时深入人心 ,在诗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比利时的巴拿斯诗人主要有阿尔贝·吉罗和吉尔坎。吉罗的诗用词准确 ,富有幽默感 ,充满了风趣和讽刺 ,其风格接



近魏尔伦的《华宴集》。1895年,他的思想倾向和创作风格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于对时代的失望和对社会风气的不满,他躲进了象牙塔,在历史和传说中寻找题材,精心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他的《摆脱世界》注重形式,远离社会,明显流露出巴那斯倾向,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他走出了个人的小天地。《月桂》的出版标志着他重返社会,为时代讴歌。吉尔坎则被称为是“朝圣地狱的抒情诗人”,描写邪恶和丑陋,诗中具有一种病态,颇似波德莱尔和洛特阿芒。

严格来说,比利时并无纯粹的巴那斯诗人,巴那斯派没有比利时时形成气候,而象征主义却在比利时十分盛行,出现了莫里斯·梅特林克、凡尔哈伦等五大诗人,在国际诗坛上具有重大的影响。人们一般把吉罗的《月光小丑》当做是比利时象征主义诗歌的萌芽,因为这部诗中出现了暗示、象征等象征主义手法的雏形。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象征主义作品应该说是梅特林克的《暖房》。这部诗集融象征与神话为一体,竭力描绘梦幻和瞬间即逝的感觉。以暖房象征人心世界的隔膜,以独特的语气和象征联觉等手法制造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被誉为是象征主义的杰作之一。《十二首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魏尔伦在“诗的艺术”中提出的象征主义诗歌观的具体实践。在戏剧方面,梅特林克的《马莱娜公主》用笼罩着死亡阴影的黄昏来暗示主人公难以得到的爱情,第一次把象征主义手法运用到戏剧创作中,为他在国内外赢得了声誉。《盲人》写的是六对男女在森林中等待教士前来拯救他们,但教士却已经死亡,这部作品直接影响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根据伊瑟和特里斯丹的传说改编的《佩莱阿斯和梅莉桑德》充满梦幻色彩,音乐性很强,后由德彪西谱曲,是梅特林克最著名的剧作之一。梅特林克的代表作是《青鸟》,这是一部六幕梦幻剧,作者通过两个小孩寻找青鸟的故事展示了

自己的理想。剧中运用了各种象征手法,有形和无形的物质、各种动植物、各种思想感情甚至抽象的概念都被拟人化了,具有童话诗的优美,又有哲理诗的深刻。

夏尔·凡·勒贝尔格是一位敏感而细腻的象征派诗人,偏爱暗示,他通过对直觉的揭示,成功地表现出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表达了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他的成名作《雾里看花》明显受梅特林克的影响,代表作《夏娃之歌》被认为是比利时象征主义文学中的“罕见之作”,完美地体现了象征主义的理想。这部长诗分“最初的话”、“诱惑”、“错误”和“黄昏”四大部分,场面广阔宏伟,具有复式的音乐结构,有主旋律,有变奏曲,看起来是一部诗体的《创世纪》,实际上是一部充满象征意象的现代史诗。

凡尔哈伦是比利时最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诗人。他的作品风格多变,从初期带有巴那斯痕迹的《弗朗德勒女人》,到后来酝酿着表现主义萌芽的《章鱼城市》和接近现实主义的《最后的节奏》,当时各种文学流派在他的作品中几乎都有体现。但凡尔哈伦最著名的还是他的三部象征主义诗集《黄昏》、《土崩瓦解》和《黑色的火炬》,这些诗着重内心的分析和揭示,强调神秘、暗示和梦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马克斯·艾尔斯康是一位神秘而孤独的诗人,在比利时象征派诗人中独树一帜。他的诗温柔清新,语言独特,具有一种异国情调,其手法接近法国诗人拉福格,但他在音韵方面的追求又使人想起魏尔伦,这些特点在他的组诗《圣保罗大街》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也许更适合于诗歌和戏剧,而不大适合小说,但有一个例外,就是乔治·罗当巴克的《亡妻》。罗当巴克是凡尔哈伦的校友,他的诗用模糊的音响和朦胧的

——
亡

——
妻

——
总

——
序

色彩描写死气沉沉的景物,以暗示内心的悲哀和失望,并致力于在事物的外表和人物的内心之间建立起一种神秘的关系,用诗歌实证波德莱尔的“契合论”。罗当巴克的诗歌成就也许不在凡尔哈伦之下,但他的诗名被他的小说《亡妻》掩盖了。《亡妻》写一个失去爱妻的鳏夫难以排遣内心的痛苦,一天,他在街上偶然与一个年轻女子相遇,在她身上发现了亡妻的影子,于是不顾世俗的偏见和社会的压力与她结合,但最后发现这个与亡妻外表酷似的女人却具有与亡妻完全不同的灵魂,于是悲剧发生了。小说用旧河岸的秋景和修道院的孤寂来暗示和烘托布鲁日城死气沉沉的气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被认为是比利时象征主义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小说。

象征主义时期是比利时文学的黄金时期,诞生了像凡尔哈伦、梅特林克这样的大作家,留下了《青鸟》、《亡妻》这样的佳作,并使人们开始接受新的思想和新的表现方式,完成了从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与法国的象征主义文学比起来,比利时的象征主义文学表现出对具象的亲近,而对抽象的东西缺乏兴趣。作家们更多的是寻找忧郁的语调、充满梦幻的回忆和富有音乐性的旋律,很少创造新词和使用断句,作品不那么晦涩。从这一角度来看,他们更多的是受魏尔伦而非马拉美的影响。

三、超现实主义文学及其他

摇摇摇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比利时惨遭蹂躏。战争引起了人们普遍的精神危机,使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发生了严重的倾斜,于是很容易就接受了达达主义运动和超现实主义。克莱蒙·庞萨埃首先写信给查拉,要求参加达达主

义运动,不久,许多作家和画家也参加了这一运动。庞萨埃的短篇小说集《懒惰赞》和保尔·若斯唐的《坏女人》就是达达主义理论在比利时的实践,诺尔日的《圆首朦胧诗》和《若干误会》,亨利·米肖的《梦与大腿》也可归于达达主义文学,罗贝尔·戈芬的《爵士乐队》则带有阿波里奈尔和桑德拉的影子。1919年代后,达达主义过渡为超现实主义,弗朗茨·海伦斯的《毛毡泥》被看成是比利时超现实主义文学的萌芽,小说中已出现一些超现实主义因素和特点,如意义的断裂、语言的跳跃、梦幻的挖掘和反传统的形象等。但超现实主义在比利时的正式出现要推迟到 1920 年。这一年,保尔·努日、卡米耶·戈埃曼斯和马塞尔·勒孔特的《通讯集》出版,被当做是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的最初宣言。努日是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的领导人,他重视语言的功用,爱好格言,喜做文字游戏,其作品就像是一个谜。勒孔特是当时比利时最富有个性的诗人之一,为人高傲、奇特,性格孤僻,但他对法国和比利时两地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十分热心,他在《孤独时分和现实的眩晕》中表现出杰出的观察才能和奇特的幽默感。他热衷于东方哲学和神秘主义,用一种奇特的语言来表现内心的感觉和直觉,但有时不够灵活和流畅。阿希尔·夏韦也是超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人物,1920 年,他成立了一个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激进组织“断裂”,表达了他要与传统决裂的决心。夏韦不守规范,反对习俗,追求自由,内心充满了矛盾,奔腾着旺盛的精力,在温柔多情与黑色幽默之间摇摆。

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文学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它深受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又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竭力捍卫自己的独立性和个性。作家们并不完全遵循布勒东的那套理论,很少尝试“自动写作”,创作态度比较严肃,也没有真正要破坏一切的达达主义分子和过于激进的超现实主义成员。

二、它不像法国的超现实主义作家那样过多地在语言上做文章,而是致力于梦幻、联觉和潜意识的发掘。这是比利时超现实主义最大的特点之一。三、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作家队伍庞大,人数众多,成员复杂,运动持续的时间也很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有作家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写作,但比利时没有造就自己的超现实主义大作家,甚至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超现实主义作家,连勒孔特和夏韦也或多或少地偏离了该运动。

这个时期,比利时除了超现实主义文学外,还出现了民众主义文学,它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地区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互相联系在一起。尼尔·多夫的《饥馑与痛苦的日子》和《杰基》反映的就是下层平民的艰难生活,他们有的挣扎在死亡线上,有的因饥饿被迫卖淫;贡斯当·比尔尼奥的《蠢》和《微不足道的生命》一方面同情穷人,另一方面也对他们贫乏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残酷的讽刺;罗贝尔·维维埃在《自找烦恼的女疯子》中歌颂小人物平静而简朴的生活;玛丽·热韦尔的《生命线》细腻而准确地描写了世纪初比利时农民粗犷的生活习俗和艰苦的劳动。这类作品中最重要的是安德烈·巴庸的《一个玛丽的故事》,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书中的玛丽是一个诚实大方的妓女,作者娶了玛丽的原型并和她一起在乡村过着幸福的生活。小说简洁而幽默,作者好像不是在写自己,而是在远远地旁观他创作的一个人物。

应该承认,大部分民众主义作品文学性不强,内容也比较肤浅,它满足于揭示贫穷,但缺乏无产阶级文学那样的斗争性,只考虑个人命运,而不是号召民众起来进行集体斗争。在艺术上,表现手法比较陈旧,所以缺乏生命力。

与此同时,比利时还出现了一种以“寻找自我”为主题的

心理小说,它们往往以自传体的形式出现,强调童年对人格培养的影响,围绕“我”进行艰难的调查,寻找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正的价值,如弗兰茨·埃朗斯的《诚实的男人》和《欲望女人》等,这些小说由于梦幻和想像的大量介入,扩大了表现范围,进入了更广阔的精神领域。安德烈·巴庸的部分作品也属于这一类,虽然他晚年的一些自传性作品如《专制小姐的侄子》和《芦苇》等急于叙事,削弱了心理冲突,但他以“疯子”为主题的作品,如《一个疯子的忏悔》、《疯狂》、《卢森堡的球螳》等,充满了恐惧、梦幻和离奇的情节。从心理的角度揭示主人公顽强的意志和执着的精神,对他们来说,生活成了难以容忍的考验,惟一的保护便是对自己、对他人的讽刺和挖苦。让·德·博歇尔也塑造了类似的人物,《玛尔特与狂人》刻画了一个年轻女护士被人抛弃后的心理状态,《撒旦,卑鄙者》写一个内心极端封闭的年轻人对虚伪的社会的反叛;玛丽·热韦尔的《奥尔法夫人》中,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女,目睹官员的妻子奥尔法夫人与园丁田园式的爱情,内心受到了震撼,从中受到了启蒙,她发现爱情是甜蜜的,更是可怕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久违了的戏剧出现了新高潮,被誉为“比利时的莫里埃”的费尔南·格罗姆林克创作了《了不起的绿帽子丈夫》、《心胸狭窄的女人》、《幼稚的情人》等剧本。《了不起的绿帽子丈夫》中的丈夫怀疑妻子与别人偷情,但又拿不出证据,妒嫉、痛苦得几近疯狂,最后把妻子送给任何想要的男人,当然,这样只能加剧他的痛苦和失望。格罗姆林克讨厌严肃的心理剧,他融悲喜剧为一体,剧本对话精彩,舞台感强,语言活泼,生动地揭示了人类灵魂中最神秘的力量。另一位大剧作家迈克尔·德·格尔德罗德的作品则属非现实主义的范畴,形象古怪,情节荒诞,有点像中世纪的讽刺剧,强调人的基本本能,死亡总与诙谐相伴,曾在巴黎引起轰

动 ,他的主要作品有《埃斯科里亚尔》、《巴拉巴》等。

米肖是这一时期比利时最伟大的诗人。他和凡尔哈伦一样 ,是一个多面孔的诗人 ,作品风格独特 ,尤其是二战期间的作品 ,很难划归为哪个流派。米肖于 1916 年发表第一部诗集《我曾是谁》 ,随后周游列国 ,到过中国 ,迷上了印度的神秘主义和中国的哲学、绘画、书法。他融东西方文化为一体 ,在《一个野蛮人在亚洲》等诗集中表达了对东方的向往。接着 ,他又步入了想像中的世界 ,写出了《大加阿巴格尼之旅》和《在神奇的国度里》等 ,虚构出一个个奇幻的国度 ,臆造了一套套荒诞不经的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 ,以此来嘲笑和讽刺现实社会。

作为诗人 ,米肖比其他人更深切地感受到人生的艰难和存在的苦恼 ,1915 年 ,他推出诗集《普吕姆》 ,通过这个人物在各种灾难中的表现 ,对人的精神世界作了深入的探索 ,表现出诗人对现实社会的愤慨。他仇恨和敌视现实世界 ,用文字的力量和强烈的感情来进行反抗和报复 ,用美妙的艺术境界和攻击力来融化现实的恶 ,获得精神上的解脱与安慰。米肖推崇幻想 ,认为幻想是“ 惟一的艺术 ” ,甚至借用毒品来达到虚幻的境界 ,体验幻觉。他用诗把迷幻中的肉体反应和内心体验表达出来 ,写出了一批揭示幻觉的作品 ,如《凄惨的奇迹》、《精神的巨大考验》、《骚动无限》、《睡法、醒法》等。米肖晚年的诗大多歌颂东方的虚境 ,充满东方的智慧和理智 ,意境安宁 ,语言明晰 ,平直而又虚实相间。

四、怪异小说和侦探小说

摇摇1914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比利时被德军入侵 ,从此

开始了长达 缘年的抵抗时期。

战争期间 ,读书成了最好的消遣 ,但由于形势所迫 ,书刊检查严格 ,许多小说都远离现实 ,且以两类作品为主 :怪异小说、侦探小说。但这些作品并非完全没有政治倾向和意图 ,只不过它们的表现方式比较间接和隐晦罢了 ,比如怪异小说中的恐怖和侦探小说中的暴力和死亡 ,其实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争引起的忧虑。1955年 ,以剧作著称的格尔德罗德出版了《魔法》,这是一本阴森可怕的“ 黄昏故事集 ”,带有爱伦 · 坡的影子 ,作品的背景非常怪异 ,气氛压抑 ,文字沉重 ,似乎只有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才能使人摆脱那种忧虑。

让 · 雷是比利时最著名的怪异小说家 ,他最好的作品都写于战争进行得最残酷的时期 ,如《 巨大的黑夜》、《 恐怖的圈子》和《 险峡》等 ,他避免最后“ 揭晓 ”,而是留下悬念 ,对当时的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让 · 雷的小说中常常出现吸血鬼、幽灵、怪物、人魔及各种超自然的现象 ,这是恐怖小说惯用的武器 ,用多了难免会落入俗套。

类似的还有托马斯 · 欧文的小说 ,如《 奇异的道路》、《 蟾蜍的地窖》、《 黑夜的仪式》等。欧文把奇特的人物和情节安放在人们所熟悉的背景中 ,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恐怖的感觉。马赛尔 · 蒂里的怪异小说则更奇特、更精细 ,思想也更深刻。《 昔日的失败》近似科幻小说 ,书中的四个年轻人在想像中试图改变滑铁卢战役的结果 ,颠覆时间与死亡的专制。同样的尝试也出现在他题为《 很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七个故事中 ,其中最出名的是“ 为安娜 · 克尔演奏的协奏曲 ”,这是一个动人而让人不安的故事 ,讲述一群不死者最后集体自杀。弗朗兹 · 海伦斯的《 怪异的事实》也是怪异小说中的佳作。

侦探小说诞生于美国 ,战前在法国十分盛行 ,在被占期间传入比利时。斯塔尼拉斯 原安德烈 · 斯蒂曼是比利时最重要

亡

妻

总

序

的侦探小说家之一 ,战前他已在法国出名 ,发表了《住在圆号的凶手》等小说。二战期间 ,他在比利时推出“ 陪审团 ”丛书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斯蒂曼出版了《合法保护》、《高度紧张》、《六个需杀之人》等 源多部侦探小说 ,叙述技巧极为精湛 ,热情而幽默。让·雷和欧文也写过一些侦探小说 ,如《哈利·狄更斯历险记》、《带家具的旅店》、《八点钟的客人》等。

乔治·西默农是当今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 ,一生创作了几百部作品。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梅格雷系列 ,共 愿部 ,他塑造的梅格雷探长的形象在西方家喻户晓。梅格雷外表冷漠 ,性格粗犷 ,沉着机智 ,有着高超的洞察力 ,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线索中理出头绪。和一般侦探小说不同 ,西默农的作品重点不在于调查“ 谁犯罪 ” ,而在于研究“ 为什么犯罪 ”。他强调案件的因果关系 ,重在调查 ,注重环境对人物的影响 ,而不是靠离奇曲折的情节去吸引读者。

五、战后的比利时文学

摇摇战争结束后 ,比利时致力于发展经济 ,但社会动荡 ,罢工和学潮不断 ,宗教斗争激烈。然而 ,文学领域却显得相当平静 ,这一时期的比利时文学没有介入任何思潮论争和政治纠纷 ,也不标新立异 ,追求时髦。诗坛上活跃着两股潮流 ,一是传统派 ,一是现实派。传统派以奥迪龙·原上·贝利埃、奥古斯特·马冉和阿尔芒·贝尔尼埃为代表 ,他们继承了古典主义的遗风 ,追求纯洁的理想 ,作品朴实、细腻 ;“ 心灵纯洁、透明得如水晶一般 ” ,所以又被称为“ 纯灵诗人 ”。

贝利埃是个英年早逝的杰出诗人 ,他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 ,其《市民》轻盈、澄澈 ,诗律严谨而自然 ,带有后古典主

义的色彩《散步者》在句法、标点和旋律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对传统既有继承又有突破。马冉的诗简洁、抒情、朴实、和谐,他继承了后古典主义的传统,致力于恢复先辈的道德,其《雪雕像》和《玻璃瓶》精细透明,深受读者欢迎。贝尔尼埃擅长描绘鲜花、鸟儿、树木等大自然景象,从中得到和谐与安慰,以便继续生活在“上帝的果园”里。他的诗有些忧虑,但主调是健康快乐的,他宣传人与自然的神圣结合,以净化人类的心灵。这一时期,比利时的重要诗人还有莫里斯·卡雷姆,这是一位深受读者欢迎的大众诗人,他的诗浅显易懂,音乐性强,富有哲理,或讲述日常生活中的感悟,或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作品有《白屋》、《母亲》、《仁慈的时刻》等。他曾在法国获“诗王”称号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大奖。

现实派主要是 1845 年前后出生的那一代诗人,史称“1845 年的一代”。这些诗人尽管也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但更多是用现实的、更容易被人接受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现代观和时代精神。他们或寻求人与社会和时代的关系,或返回内心,探索自己的心路历程。马塞尔·蒂里和诺尔日是其中最杰出的两位诗人,蒂里的诗富有幻想,带有印象派的色彩,但意象清晰明了,语言自由而不断裂。他在音乐性方面的尝试又接近魏尔伦,所以又带有象征主义的痕迹。蒂里继承了波德莱尔和阿波里奈尔的精髓,把比利时的诗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诺尔日被认为是可与米肖媲美的语言大师,他用俗语、俚语等大众化的语言来反映真实的生活,其作品具有谚语和民歌风格,像是一部现代语言诗,不夸张,不虚伪,不说教,想像与智慧高度和谐。罗贝尔高奋虽与蒂里具有相似的倾向,渴望生活,接近社会,写歌星、舞星和运动员,节奏独特,形式大胆,但他在遣词造句上十分谨慎,绝不使用不适合诗歌的新词、怪词和外来语。他的《盗火者》被认为是 19 世纪缘

年代最杰出的诗歌作品之一。

怪异小说和侦探小说在战后继续得到发展,心理分析小说和道德小说也盛行一时,除了梅格雷系列外,西默农也写过许多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犯罪心理小说,如《雪是脏的》、《房客》、《关于贝贝·董热的真相》等。保尔·威廉斯的《伤口》和弗朗索瓦·原马莱·若里斯的《贝吉纳人的墙壁》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前者写纯洁、脆弱的乡下姑娘苏姗娜被残酷的环境所摧残,后者写年轻姑娘艾莱娜与母亲的情人塔马拉动人心魄的友谊。弗朗兹·海伦斯的《埃尔塞纳人的回忆》是这类小说中最杰出的一部,小说分三个部分,分别写主人公戴奥菲尔三个阶段的人生历程:年轻时犯罪,中年时秘密出海航行,晚年禁欲,远离尘世。这是一部可怕的悲剧,各部分之间的联系非常特别,具有古典悲剧的色彩,主人公最后在神秘的雪景中找到了绝对和最终的平和。

20世纪20年代,受法国新小说派的影响,比利时出现了一些具有新小说风格的作家。1929年,于贝尔·朱安出版了《墓地》,这是比利时第一部“新小说”,但朱安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马格丽特家的晚餐》。作者一反当时统治文坛的现实主义,文笔干涩,在艰难的回忆中打乱时间顺序,从而使叙述具有一种现代感。多米尼克·罗兰也致力于更新小说艺术,《屋子,森林》中的句子断断续续,不断重复,似乎想挖掘总是揭不开的秘密。但受新小说派影响最深的比利时作家也许是雅克·热拉尔·林策,他的《布拉格的征服》叙述不连贯,似乎有一种力量总是不让他和谐地讲完一个故事。小说写一男子在捷克斯洛伐克遇上美丽的伊莱娜,从此神思恍惚,陷入梦幻,一切都具有双重的影子。皮埃尔·梅尔腾斯的两部小说也相类似,《印度或美国》是对童年的回忆,但这种回忆没有温情,而是充满了仇恨,书中的那种忧虑缺乏逻辑联

系,使情节显得更加错综复杂。《古人的节日》则把儿子、父亲和祖父三个人的“声音”综合了起来,让它们在一个夏日的星期天短暂而陆续相遇。但这些作家只满足于颠覆传统小说中严格的叙述方式,并没有取消“故事”,从而使小说具有一种立体感。

另外一些作家和诗人则认为没有必要进攻艺术规则,他们仍然叙述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或描写自己的想像,不少作家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传统的叙述方式并没有完全过时,如罗兰的《床》、亨利·博肖的《裂口》等,它们反映内心的欲望、激情、孤独和失败感,不关心社会变革,从他们的作品中很难看出时代的影子。有的作家则毫不犹豫地直接反映社会现实,他们走出了文学的象牙塔,但并不一定完全“介入政治”,而只是想反映战后动摇整个世界的政治斗争以及它在人们的思想中留下的痕迹。勒内·卡林斯基是战后比利时“最有创新精神的剧作家”,他的《莽汉詹姆士》抨击了极权制,揭露了纳粹阴魂,梅尔腾斯的《外交斡旋》、《流放地》则描写国际历史事件,如刚果独立、巴以冲突等,小说揭示了个人的命运,但并未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让·儒韦的剧本《瓦隆谈话》、《口袋装有太阳的人》则描写了工人阶层,表现他们与左派知识界若即若离的关系,孔拉德·德特雷斯的小说《鸡毛》、《被烧的草地》既有自传的成分,又描写外界生活,宗教教育在书中占有很大的分量。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剧本和小说在探索神秘的想像和潜意识领域,这可以看做是前一阶段怪异小说的延续,但主题和形式更新了。这些作家既不质疑传统的文学形式,也不触及社会现实,而是以自己的形式去反映人与世界令人不安的内在关系。保尔·威廉斯的剧本《我的屋里在下雨》、《帆城》在诗意的外表下掩藏着深深的忧虑,但这种忧虑又被对生活乐

观的哲学所冲淡。威廉斯的剧作富有内涵,复杂而充满矛盾。加斯东·孔佩尔的短篇小说则展示了一个阴森可怕的奇异世界,他的《一个被废黜的国王的肖像》、《天使的爪子》具有巴罗克风格,阴森可怕,又有滑稽的模仿,节奏紧凑。让·米诺的《怪异故事》显得更“人道”一些,但也更古怪,这部集子中的十多个短篇把我们带进了一个表面天真的奇异世界,尽管不乏幽默,但各种对比震撼人心。

六、当代比利时文学

摇摇19世纪末年代初,比利时的经济出现了大衰退,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南北矛盾激化,并爆发了学生运动,一股蔑视权威、渴望改革社会和更新文学的思潮席卷比利时文坛。许多作家意识到了文学危机,呼吁新文学,文学改革似乎已提到议事日程。一批年轻的诗人首先挺身而出,在诗歌领域进行探索,其激进程度甚至超过了超现实主义,但他们的探索更多是在语言形式上。他们集合在《幻象》和《混杂的时间》等杂志周围,勇敢地向动词挑战。1912年是新潮诗人大获全胜的一年,这一年,范德加门的《中间的亮光》、克里夫的《处境艰难》、伊佐阿尔的《穿衣、脱衣、自由》、韦赫根的《零度写作》分别出版,次年又有朗贝西的《主人与茶屋》和勒热纳的《车间》。伊佐阿尔的诗准确、简洁、清晰,具有一种浓缩感,他致力于追寻被动乱摧毁的真实,塑造了一些既严肃又轻松的意象,其风格接近夏尔。朗贝西则用音乐的结构去构造诗歌,把重点放在语言和形式的探索和尝试上,代表了当时的一股新潮流。

在小说方面,“新小说派”并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成